

插图珍藏版

张炜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生麦茬地◎融入野地◎夜思◎雨◎雨角，人事与地理◎穿行于夜色的松林◎山水情结◎明天的笔◎绿色遥思
◎八竹什家来过的地方◎有一个梦想◎我殿后的群树——我的文章与故地的关系◎纸与笔的温情◎世界与你的角落——
在苏珊大学的演讲◎北国的安逸◎第五松浦记◎再思鲁迅◎以沙木料小屋◎万松浦纪事选十二◎品赋时光的声音——
读日本散文小记

张炜散文

插图珍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炜散文:插图珍藏版/张炜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2-006432-8

I. 张…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9932 号

责任编辑:张 晴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周小滨

张 炜 散 文

Zhang Wei San Wen

张 炜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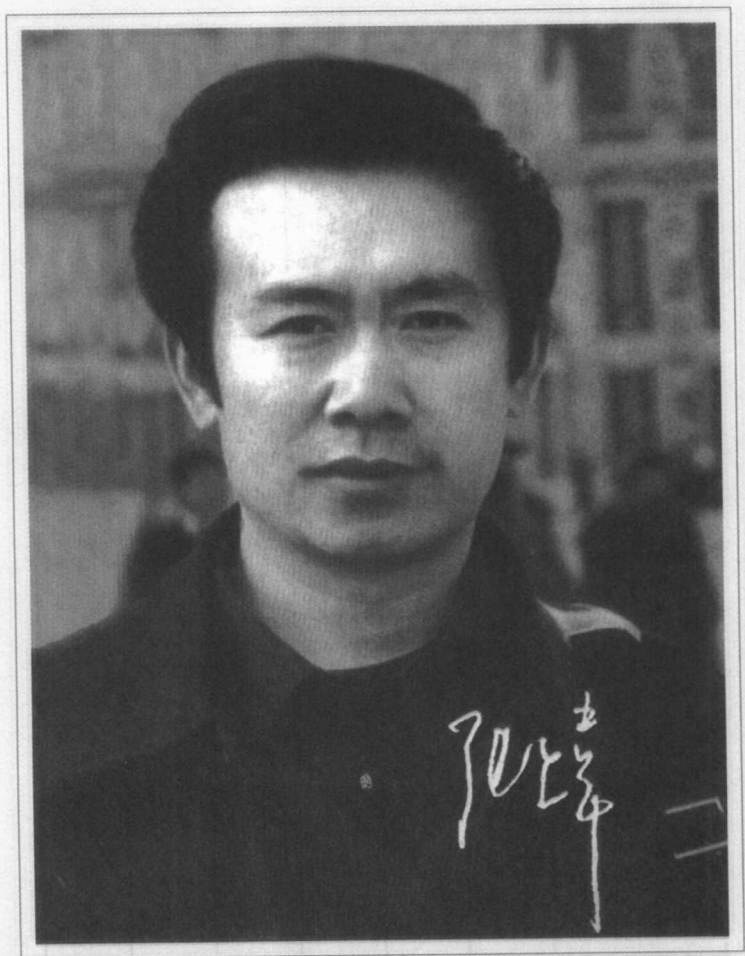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432-8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像

不管怎么说，瓦砾堆在绿树下，
绿，二律加上地，切开阔，真是令人目
一，之后不能散去，又百像摩
空明，只与林何同，野西相厮守。
砖瓦已碎，剩下的子情就是地肉边
整给一番，地内里铺加装修。这一切当
然还是为书林来，以功能为先，要让
既安居又人意，于是尽可能放去并然自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自二〇〇五年始，我们在此基础上先后选出二十六种，作为“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第一辑、第二辑出版。此次又选出十六种，作为第三辑出版。

本丛书每册二十万字，另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8年1月

目 录

人生麦茬地	1
融入野地	5
夜思	20
回眸三叶	48
林与海与狗	48
雪路	51
小城风雨	55
犄角,人事与地理	59
黑松林	59
夜哭	62
两个岛屿	64
蓝眼老人	66
大作家	70
南山四月	73
水怪	74
高山水库	76
沙	79
地有三分	81
月主	82
半岛	84
昔日花	88

农民诗人	90
失冬雪	98
祷告	101
穿行于夜色的松林	105
山水情结	107
北望立交桥	107
帐篷	109
山屋	111
三线老屋	113
波斯地毯	116
老农舍	118
东去的居所	120
水啊	123
惟一的树	126
岛主	128
向东方	130
明天的笔	133
绿色遥思	135
八位作家呆过的地方	142
苏东坡之波	143
歌德之勺	145
爱默生礼帽	147
佐藤春夫馆	150
艾略特之杯	152
梭罗木屋	154
蒲松龄之道	157
惠特曼的摇床	159

有一个梦想	163
我跋涉的莽野	
——我的文学与故地的关系	166
纸与笔的温情	174
世界与你的角落	
——在苏州大学的演讲	180
写作工具	180
脑体结合	184
看老书	187
背诵和朗读	190
父辈的视角	193
相信文学	196
世界观	198
上山下乡	201
自由地命名	203
北国的安逸	206
筑万松浦记	209
小島对面	209
港棠河	211
万亩松林	212
人缘	214
读书处	215
开筑了	217
筑起了	218
再思鲁迅	221
从沙龙到小屋	229
万松浦纪事(选十一)	232
古河道	232

码头	234
桑岛	236
依岛	238
岬岬论剑	240
莽林的阴影	242
逗人	244
泳纹湾	245
灼热	247
大东东、小东东	248
雾锁大野	249
品咂时光的声音	
——读日本散文小记	251
枕草子	251
方丈记	252
阴翳礼赞	254
和泉式部日记	255
蜻蛉日记	256
紫式部日记	257
更级日记	260
徒然草	261
奥州小道	262
北越雪谱	264
断肠亭记	265
千曲川速写	266
自然与人生	268

人生麦茬地

多么熟悉的情景，动人心弦。我只是轻轻一瞥，那图片就在心中化做了永恒。雪白的、强烈无比的阳光灼伤了我的双目，让我再也不要触动这一幕吧，尽快把它忘却。

可是这能够吗？

一个从无垠的原野上走来的人生，忘得掉炎炎夏日里，那一片接一片的银亮麦茬，像电光一样闪烁的麦茬？土地焦干烫人，没有一丝水气，如果有人划一支火柴，麦茬地就会一直燃烧到天边。土地烘烤出人的汗水，给自己解渴。人的脸像土地一个颜色，汗水还是不停地流出来。肌肉干贴在骨骼上，生命之汁已经剩下不多了。夏天，多么漫长。在这个滚烫的季节里，老人无声无息地劳作，一天接一天坐在地里。他们要熬过什么，或者，他们在期待什么？

母亲生下了健壮的儿子，儿子穿上小背心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她亲手播下种子，看着稚嫩的青苗破土、长旺，看着它挣扎出寒冷而枯燥的冬天。儿子回来吧，回来吧，这个世界怎么总要把儿子引诱到远处去？一想到儿子，她就联想到返青之后的麦苗。这个世界的年轻人不知忧愁地跳跳跃跃，那都是让血脉顶的。年轻人的世界火火暴暴，老年人的日子死寂无声。人老了，知道前边的日月是什么样子；人年轻，就不晓得以后的岁月是什么光景。其实一茬麦子与另一茬麦子总是差不多——麦茬的颜色一样，也同样在夏日里闪亮耀眼……儿子啊，在外面奔忙的儿子啊。

日当正午的时候我还不愿回去。我也没有寻找一片树荫。这片土地太大太大了,我僵硬的双腿不愿挪来挪去。丈夫没有了,他埋在这片土里——很多的男人女人都埋在这片养活了他们的土里。谁将来也是一样。麦茬哟,像针一样刺我的手和脚,我的长了厚茧的皮肤都受不住了。我把散在垄里的穗子捡起来。这麦秸在阳光下刺眼亮,我不得不眯起双目。饱含了盐的汗水顺着深皱流进眼窝里,我一遍一遍去擦……远处有个百灵鸟,它不歇声地叫,它有了什么好事了?

一个女人到了八十多岁会想些什么?年轻人永远也不明白。他们会以为她对一切都无心无绪了;或者相反,像个孩童一样易喜易怒。他们错了。母亲老了的时候简直丰富质朴到了极点。她越来越离不开土地,与泥土紧紧相挨,仿佛随时都要与之合而为一。她举手投足间都流动着天然纯洁的韵律。一双手挨到麦茬上,像抚摸婴孩的毛发。这时候她的眼睛已经昏花,能够准确无误地拿到麦穗,大半是依靠一辈子积累的物感。一个乐手去触动弦上的音阶,哪里还需要依赖视觉呢。

这是生在泥土上的女人。

生在另一些地方的女人是另一种母亲。她们的手虽然苍老却依然柔软,食指常常充做奶嘴儿让婴孩吸吮,慈祥的脸上溢满欢欣。如果她看到一位同等年龄的老人坐在麦茬地里,就带几分天真蹲下来询问。她们之间简直无法交谈,各自揣着自己的人生沉默下来。分离时,柔软的手攥住粗硬的手,泪水在眶里旋动……远处的百灵鸟一连声地叫,这个炎热的夏天,你有了什么喜事?

麦茬间的另一种颜色,是绿色的小玉米苗儿。一茬让给了另一茬。庄稼,这就是庄稼。谁熟悉农事?谁为之心动?谁在这旷阔无边的大野上耕作终生却又敏悟常思?苍穹下多少生命,多少搏动不停的角落,生生不息,没有尽头。可是土地再辽

阔，她离我再遥远，我还是能把正午里坐在麦茬地里的母亲一眼辨认出来！她的雪白的头发啊，她的蓝布大襟衣服啊，我没有开口呼喊，夏日的白光已经灼伤了我的双目……

我的母亲，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呢？我的姊妹呢？我的可爱的朋友乡邻亲友，你们哪儿去了！你们也来看看我的母亲。我跪下来，双手托起她的胳膊，把微微颤动的肘肘捂在掌中。我为她按摩舒展硬硬的手指骨节。母亲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爱说爱笑了，脸上木木的，看我看一个陌生人。我伸手梳理她稀疏的白发，为她摘掉沾上的一根麦草。“孩儿孩儿，我的孩儿！”她嘴里一迭声呼叫。

正午的阳光把原野晒出了紫烟。母亲的后背贴紧了汗湿的衣服。我问她什么时候来到麦茬地里？已经坐了多长时间？……她不做声，像没有听懂。停了一会儿，她那个盛满了麦穗的柳条篮子底下，翻出了一块焦干的锅饼。锅饼按在我的嘴上，它像石块一样坚硬。“孩儿孩儿，我的孩儿！”我张大嘴巴咬住了锅饼。

母亲笑了。

我的儿子从天边上飞来了。好孩子，你看脚底下的粗壮麦茬，就知道这是个好夏天。你再也不用担心春天的事情了——那时节花开草绿，渠水噜噜响！你爸离开时是个春天，那样的春天再也不会有了。我嚼了榆树叶儿往他嘴巴里抹，一下一下他都咽了。他的眼神亮晶晶，我想他会好好陪伴我。谁料到第二天早上叫他不应，他去了！我的好孩儿，你妈硬是让这眼神给骗了——他去时我连个准备都没有。

你走到高山上、大海边上，走上千里万里，也不会找到这么肥的一片土地。这里值得你做一辈子，值得你安下心生个娃儿。你走了，走得无影无踪，连小木板门都没有关严。我的孩儿，你长大了，大腿像屋梁那么粗。可我就觉得你才刚刚摘掉奶头，唇上沾

了奶水。人都是这片泥土的孩儿，他们说到底都是趴在那儿喘息、吭哧吭哧咽下吃食。人不能吃饱了肚子，一抹嘴巴就跑开。

她在儿子手腕上惊讶地发现了一块表。儿子告诉她到了正午。她疑惑地盯着指针——指针没有指向太阳，怎么就是正午？可见这是块骗人的表。她往前挪蹭，去寻找麦穗。麦穗无一遗漏地给逮到了篮里。灿烂的、浓香四溢的收获激动人心！要知道它原来准备藏在土里，像黄金那样一直藏着。可是一个精细的女人来了，来把它们取走。

百灵鸟叫着，它为什么欢乐？

它的小小慧目能透过时空的栅栏，望到几十年前蓖麻林里的少女吗？那时候她穿了火红的衣服，引逗一个百灵，又折了蓖麻做成一支绿笛，呜啊呜啊吹不停。她的头发上插了枝美人蕉花儿。百灵想把花儿啄下来，她就歪头一下一下躲闪。

有个长腿汉子气喘吁吁地站在林子边上。他透过林隙盯着她的眼睛，咬紧牙关。百灵把花儿趁机啄下，交到男子手里。百灵笑了，脆脆的声音响彻云天。

他们一起坐在了麦子地里……麦子熟了，他们的头发和麦秸一块儿白了。刷刷割掉麦子，留下一片无边的麦茬。她坐在阳光下，让头发与麦茬一齐闪耀出光亮。

儿子与母亲分吃一块锅饼。后来，儿子取水去了。“渴啊！多么渴啊！”百灵用粗嗓子喊了一句，飞走了。

老人又一次撩起青布衣襟去擦脸。她的脸被遮住了，像为自己的突然衰老感到羞愧似的。

——我只是瞥了一眼，再也没有转过脸去。就像脚踏着锋芒向上的麦茬一样，我小心地、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但我一辈子也忘不掉这一幕。我在心中默念着：麦茬地！

融入野地

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这纯稚的想念如同一首热烈的歌谣，在那儿引诱我。市声如潮，淹没了一切，我想浮出来看一眼原野、山峦，看一眼丛林、青纱帐。我寻找了，看到了，挽回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默想。辽阔的大地，大地边缘是海洋。无数的生命在腾跃、繁衍生长，升起的太阳一次次把它们照亮……当我在某一瞬间睁大了双目时，突然看到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簇新。它令人惊悸，感动，诧异，好像生来第一遭发现了我们的四周遍布奇迹。

我极想抓住那个“瞬间感受”，心头充溢着阵阵狂喜。我在其中领悟：万物都在急剧循环，生生灭灭，长久与暂时都是相对而言的；但在这纷纭无序中的确有什么永恒的东西。我在捕捉和追逐，而它又绝不可能属于我。这是一个悲剧，又是一个喜剧。暂且抑制了一个城市人的伤感，面向旷野追问一句：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些又到底来自何方？已经存在的一切是如此完美，完美得让人不可思议；它又是如此的残缺，残缺得令人痛心疾首。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熟知的世界，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原来那种悲剧感或是喜剧感都来自一种无可奈何。

心弦紧绷,强抑下无尽的感慨。生活的浪涌照例扑面而来,让人一拍三摇。做梦都想像一棵树那样抓牢一小片泥土。我拒绝这种无根无定的生活,我想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这永远只能停留在愿望里。寻找一个去处成了大问题,安慰自己这颗成年人的心也成了大问题。默默挨蹭,一个人总是先学会承受,再设法拒绝。承受,一直承受,承受你的自尊所无法容许的混浊一团。也就在这无边的踟蹰中,真正的拒绝开始了。

这条长路犹如长夜。在漫漫夜色里,谁在长思不绝?谁在悲天悯人?谁在知天认命?心界之内,喧嚣也难以渗入,它们只在耳畔化为了夜色。无光无色的域内,只需伸手触摸,而不以目视。在这儿,传统的知与见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神游的脚步磨得夜气发烫,心甘情愿一意追踪。承受、接受、忍受——一个人真的能够忍受吗?有时回答能,有时回答不,最终还是不能。我于是只剩下了最后的拒绝。

二

当我还一时无从表述“野地”这个概念时,我就想到了融入。因为我单凭直觉就知道,只有在真正的野地里,人可以漠视平凡,发现舞蹈的仙鹤、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儿,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

我沿了一条小路走去。小路上脚印稀罕,不闻人语,它直通故地。谁没有故地?故地连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上长出第一络根须。可是谁又会一直心系故地?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

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生长延伸出来的。

我又看到了山峦，平原，一望无边的大海。泥沼的气息如此浓烈，土地的呼吸分明可辨。稼禾、草、丛林；人、小蚁、骏马；主人、同类、寄生者……搅缠共生于一体。我渐渐靠近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故地指向野地的边缘，这儿有一把钥匙。这里是一个入口，一个门。满地藤蔓缠住了手足，丛丛灌木挡住了去路，它们挽留的是一个过客，还是一个归来的生命？我伏下来，倾听，贴紧，感知脉动和体温。此刻我才放松下来，因为我获得了真正的宽容。

一个人这时会被深深地感动。他像一棵树一样，在一方泥土上萌生。他的一切最初都来自这里，这里是他一生探究不尽的一个源路。人实际上不过是一棵会移动的树。他的激动、欲望，都是这片泥土给予的。他曾经与四周的丛绿一起成长。多少年过去了，回头再看旧时景物，会发现时间改变了这么多，又似乎一点也没变。绿色与裸土并存，枯树与长藤纠缠。那只熟悉的红点颊与巨大的石碾一块儿找到了；还有那荒野荒草中百灵的精致小窝……故地在我看来真是妙迹处处。

一个人只要归来就会寻找，只要寻找就会如愿。多么奇怪又多么素朴的一条原理，我一弯腰将它捡了起来。匍匐在泥土上，像一棵欲要扎根的树——这种欲求多次被鸚鵡学舌者给弄脏。我要将其还回原来。我心灵里那个需求正像童年一样热切纯洁。

我像个熟练的取景人，眯起双目遥视前方。这样我就迷蒙了画面，闪去了很多具体的事物。我看到的不是一棵或一株，而是一派绿色；不是一个老人一个少女，而是密集的人的世界。所有的声息都洒落在泥土上，混合一起涌过，如蜂鸣如山崩。

我蹲在一棵壮硕的玉米下，长久地看它大刀一样的叶片，上